

# 装台人的言说——《装台》的现实主义品格

何锦彦 石璐嘉

(河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近年来,随着现实主义浪潮的到来,让观众感受到了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惊人爆发力。其中现实主义电视剧《装台》改编自作家陈彦的同名小说,剧中将社会现实和作者经历结合在一起,对装台有关的人和事进行阐述和描写。本文旨在以此剧为研究对象,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从内容意蕴、人物塑造到艺术精神等多方面探索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诠释秦腔文化传承的现状,倾听社会底层群体的声音,表现出其关照底层社会现状的目的。

**[关键词]**装台;现实主义;秦腔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10.2015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说过:“伟大的艺术家是时代的眼睛,通过这眼睛,时代看见一切,看见自己。”如今,反映世间百态,细品人间真情的途径变得不再单一。其中影视因为具有直观性,大众化的特征,成为了大众认知中反映生活现实最重要的途径之一。2020年底,一部反映装台人生活百态,细品秦腔文化的电视剧《装台》在中央一频道上演。电视剧《装台》改编自作家陈彦的同名小说,小说于2015年出版后就获得如潮好评,普遍认为是这10年来当代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获得了“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现实主义要求作品必须揭示某种现实或历史的真相或本质,电视剧《装台》饱含现实主义色彩,以全面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现为秦腔戏曲装台的人——刁顺子琐碎的生活故事,同时揭示以秦腔为代表戏曲文化的现状。本文将电视剧《装台》为分析对象,分析如何用现实主义的叙事特征为切入点,旨在探究以生动的细节、真实的人物和深刻的思考来重铸现实主义创作风格。

## 一、《装台》的社会现实

文本成为了反映现实物质内容的工具。从现实书写和文学作品的共性出发,探讨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自1993年召开“人文精神”大讨论开始,中国作家就开始积极探索如何书写中国现代底层人民生活的窘迫现状。中国现当代作家陈彦的《装台》和东西《篡改的命》等等都反映了贫富悬殊使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苦不堪言的现实。小说《装台》中的主人公们都是从农村到城里来打工的农民工,交通工具就是三轮车,没有学历,就只能做一些散工零工,靠干体力活来获得一点点零碎生活成本。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离家外出打工的农民数量快速增长。据统计,1985年-1990年,从农村出来的农民工总数约为335万人。到1995年已经达到6600多万人。《装台》里以西安上世纪90年代为发展背景,描绘了社会变迁和发展中外出打工老百姓的生活场景,让观众从中看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这种离家打拼的辛酸经历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近年来,反映现实问题的影视作品不在少数,如《山海情》聚焦扶贫事业、《在一起》讲述抗疫故事。展现都市生活的《装台》将传统戏曲文化的发展困境、受众老龄化等问题直接摆在观众的面前,呈现出了戏曲文化如今逐渐淡化视野的趋势。剧中对这些现实中的热点问题进行真实化的呈现:人们对于免费的秦腔团演出都是爱搭不理的;除了农村红白喜事,除了老一辈人,鲜有人观看;剧团经常开不出工资,几年了练功房的暖气也没钱装上;演员们去茶馆唱戏

得批红赚外快。现实生活中,电视、网络如此方便,爷爷奶奶三四十年的那一辈慢慢都老了、过世了。父母这一代稍微会玩一点智能手机的,都不会大晚上不睡觉去看大戏了,年轻人对秦腔兴趣不大。各地都在拆迁,很多村民都搬去那不同的地方,一些赶集、庙会也取消了。在精神文化丰富,娱乐方式多样的今天,戏曲呈现出来了观众老化,分流的现象。很多民营的剧团都处在夹缝中生存,演出很少。不仅仅是秦腔文化,中国传统的戏曲都面临着发展的困境。陕西省秦腔实验团的周至剧团,属于陕西省基层县剧团有名的“明星团”就算全年演出750场,收入500万元,但是除去成本,一个年轻演员每个月的工资才2000元。陕西一半的剧团都几乎呈现出半瘫痪的状态,有演出了才把大家聚在一起,没演出演员就各自去做点小生意。陕西台也有固定的秦腔戏曲节目但是真的看得人不多,而且秦腔在全国知名度也不是很高。秦腔艺术,乃至中国戏曲艺术也逐渐走向寒冬时节。人们现在对于戏曲传统文化采取漠视的态度,展现了中国传统戏曲逐渐走向衰落的过程。

## 二、《装台》的写实手法

### (一)采用真实化的描写

陈彦从小在西安长大,在戏剧团长大,戏曲的一切都很熟悉。《装台》这部经过艺术加工的电视剧中,用影像叙事来丰富小说,巧妙地在细节上去彰显独一无二的陕西印记。剧中对陕西古都明珠,华夏宝库西安美景美食的刻画生动形象,美轮美奂:西安钟楼,大雁塔,大唐芙蓉园;辣子蒜羊血,裤带面,腊汁肉夹馍等等。剧中所播放的具有陕西特色的民歌《这就是陕西》、《陕西美食》。陈彦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23年,从编剧到团长、从团长到院长,再成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彦与戏剧的缘越结越深。所以剧中把戏曲与人物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穿插着整部剧。剧中上演了真正秦腔戏曲的表演:秦腔《周仁回府》、碗碗腔《人面桃花》等等感受几千年秦腔文化的悠久历史。另外,用陕西方言来演绎故事情节,使剧情富有节奏感,也更好地烘托人物的心理变化,使整个故事世界变得更加丰满,感受满满的陕西方言文化,如:黑塌糊涂(稀里糊涂)、哈松(坏人)、瓜(傻)、碎碎的(小小的)

### (二)塑造底层百姓的群像

电视剧《装台》关注着在情节的跌宕起伏中塑造了一群生活在城市底层人物群像——装台人。装台其实就是装备舞台,一些演出上演时,总需要有人搭台子,挂布景,安灯光。事实上,这职业蹭点艺术的边,算是艺术的参与者,其

实实质上还是干的体力活，算是艺术的边缘人，他们是在为这个时代越来越边缘的秦腔剧团装台，算是边缘艺术的边缘人。

剧中展示了装台人甚至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真实工作状态。装台是苦活也是累活，爬上爬下的把十几斤的灯挂在杆上，一点一点把百米高的台子搭好。装台累人，导演灯光师没一个好伺候，一句话，就得上下下楼梯两三趟。剧中秦腔团铁主任脸一掉，眼一瞪，被克扣工资的装台农民工啥也不敢说。忍了可能还有下一回，不忍随时就可能被赶走，他们自身的生存属性就具有边缘化，在我们欣赏表演时，很少会想是谁搭建了这一个舞台，聚光灯与掌声从来只属于舞台上的人。

同时以精准细致的描摹勾勒出边缘小人物生活现状。这些边缘人物并未作为弱势群体而被额外施加恩惠。他们住在城中村租的破旧房子里，骑着坐骑三轮车，每个月就挣点碎小的钞票来维持生活。他们总是过着谨小慎微的生活，讨好给自己找活干的人和拼命出力气找活干。城市生活在这群诚朴忠厚，吃苦耐劳的人身上呈现出更具普遍意义的苦难记忆。不敢惹事，谁也惹不起，也总是被人瞧不起。墙根儿一蹲，三五扎堆，一碗面两个馒头就能把肚子哄了。

### 三、《装台》的现实精神

现实主义对社会生活关注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关怀和价值追求，更注目于人性、人情的开掘。通过尊重生活现实，揭示社会真相，更重要的还是对人类性情的赞美，从各个方面，对我们民族的民族性、民族文化进行重新观照与审视，引发国民的思考。

刁顺子与他的伙伴们虽然下苦，身上充满着软弱，贫穷和苦难，但却是一个仁爱，无私和坚强的集合体，隐喻着可歌可泣的中华美德和民族精神。他们卑微中有自己做人的底线，刁大顺干装台总是秉着遵循原则，不坏规矩；不干活就不能拿别人的钱，不能让人瞧不起；各出各的力，各领各的钱的原则。绝不会因为是新手“三皮”或临时从村里叫来的劳动力而克扣他们一分钱。骨子里还藏着一份责任担当，是刁大顺在墩墩闹出事后，没有二话的替他顶了罪。宁可亏钱、绝不亏心。刁大顺不让兄弟们出了力却没赚到钱，把自己该拿的那份钱没有二话的让了出去。在兄弟大雀儿去世之后，不忍心看着孩子再受苦，没地方住，自己就让其孤儿寡母地住在自己的家，想办法砸锅卖铁地帮着凑植皮手术的费用。

剧中还有把农民工当兄弟，开面馆的二代；睡在车里，房子全部租出去，钱全部用于慈善事业的黑哥，这些“刁大顺们”也代表着人民千百年来积累起来可贵的中国精神。

剧中，秦腔经历了过无人问津，仿佛如今快节奏的生活里找不到可以停下脚步欣赏慢节奏秦腔戏曲的人。但是在导演，灯光师一遍遍的修改中，多次的排演后，改编后的参加北京汇演之后，逐渐走红，赢得全国观众的好评，秦腔艺术有了更大的观众群，受到更多人的喜爱。继承传统，挽救民族文化，是当今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戏曲文化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国几千年地方文化的缩影。戏曲文化如今整体呈现出逐渐淡化视野的趋势。但剧中西安里的城墙根儿的树

林里，还有着零星的自乐班（民间娱乐组织）；公园里还有一群老人围着一团唱着秦腔，眉户，碗碗腔；茶园子听戏的人也还有。2008年以来，作家陈彦也为了挽回历史悠久的秦腔，对陕西戏曲的优秀剧目加以梳理和拯救。一首戏曲，包含着历时和共时的价值文化。秦腔文化有骨气硬气，正是亘古不变，不曾退隐的体现。

面对秦腔受众老龄化问题，通过排新戏，通过舞台和音乐的创新来增强秦腔的现代感和时尚度，希望吸引年轻的观众。可以通过对一些已有知名度的作品，进行修改，以取得更好的效果；注重创新也保持住戏曲艺术的本质和精华。2008年以来，作家陈彦也为了挽回历史悠久的秦腔，对陕西戏曲的优秀剧目加以梳理和拯救。一首戏曲，包含着历时和共时的价值文化。秦腔文化有骨气硬气，正是亘古不变，不曾退隐的体现。

### 四、结语

电视剧《装台》，真实的再现了装台人工作上的埋头苦干和唯唯诺诺，真实的演绎着生活中的悲欢离合和一地鸡毛。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和电视剧的叙事经验相融合，深入现实，反思时代，显得真实和力量。对现实里贫瘠空间的建构，却流露出对于理想人性与生存状态等的期待与憧憬。“刁大顺们”这种小人物身上有亮色，有最普通的劳动者的生命亮色，展现出他们即使在艰难地生活，但他们在认真地生活，托举了底层百姓积极改造世界的决心，探寻了个体不断奋斗的精神。《装台》同时展现了社会发展中的戏曲发展困境，是对现实问题作出的思考和回应，为传统戏曲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途径。

### 参考文献

- [1] 陈彦. 装台[M]. 作家出版社, 2015.
  - [2] 秦凯风. “挣扎”的秦腔[J]. 当代陕西, 2019(4).
  - [3] 赖大仁. 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品格[N]. 人民日报, 2017-06-02(24).
  - [4] 丁帆. 现实主义在中国百年历史中的命运[J]. 当代文坛, 2019(01): 4-12.
  - [5] 王楚楚. 从英美新批评的视角分析陈彦《装台》的现实意义[J]. 文学教育, 2019, (12): 140-142.
  - [6] 李敬泽. 修行在人间——陈彦《装台》[J]. 西部大开发, 2016(8): 134-136.
  - [7] 张谦. 张艺谋电影的诗意现实主义[J]. 电影文学, 2016(21): 61-63.
  - [8] 任竹良. 论《小欢喜》的现实主义品格[J]. 阜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5): 82-88.
  - [9] 郭淼, 焦垣生. 论陈彦长篇小说《装台》的人性世界[J]. 小说评论, 2016(6): 155-157.
  - [10] 景俊美. 持守庄严的“小人物”书写——读陈彦新作《装台》[J]. 小说评论, 2016(6): 152-154.
- 作者简介:  
何锦彦(1998—), 女, 湖北黄石人, 在读研究生, 研究方向: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石璐嘉(1999—), 女, 河北承德人, 在读研究生, 研究方向: 朝鲜语口译。